

咏景诗二首

◎高立基

雪飘

广袤黄淮寒气飘，茫茫九宇降天娇。
雪松松柏碧青翠，梅绽蕊香昂首娇。

神女

神女踏祥云，瞰望三峡勋。
雄奇高坝立，翹楚隐人群。

岁末感怀

◎郭顺敏

霜花情放禁边白，十载青青不许开。
只怪冰心能忘我，一由片雪庆新来。

癸卯大雪日

◎包美荣

天暖风轻烟袅袅，栖禽仍向故人家。
南归满岭白云香，西去一窗红日斜。
黄叶枝头犹有梦，青苗陌上未藏鸦。
但临如镜清江水，拟把青丝替晚霞。

家园

◎益秀英

泉滋屋后竹林茂，雨涨桥边芦渚苍。
三亩菜园成叠翠，一团花蕾竞群芳。
荷锄老父精神抖，携水童孙兴趣长。
茧手慧心描锦绣，农家紫陌醉斜阳。

石匠大师

◎王军

近日游西安，看了碑林公园。那些耳熟能详的大书法家，王羲之、张旭、苏轼、欧颜柳赵等等，均有真迹石碑于此。国宝林立，令人目眩。正参观时，遇一书法高人，向一群观众介绍着：“看，颜真卿这个字，中宫收得多紧”“飘逸，洒脱”“铁划银钩”云云。有免费的专业讲解，乐得跟着借光了。听着看着，思绪乱飞，我不由冒出一句：“字写得好，可也得石匠刻出来呀！”高人低头琢磨几秒，转身离去。我真不是故意捣乱。我只是想：历代书法大家们的作品，留在竹简、纸上或绢帛上的是有，但大部分都是刻石而留，越久远越是如此吧？千百年来，伴随着晨钟暮鼓，石匠们斧凿叮当，将笔墨佳作镌刻入石。笔、墨、纸交融形成的艺术，竟能通过锤、锯、石得以再现，不能不令人叹服。石匠们难道就没有艺术造诣吗？他们要是没有艺术造诣，那把大师钢筋铁骨之字，刻成歪歪扭扭也未可知。所以，如果书法家的造诣是煌煌千秋，那石匠们的心血则是灼灼万代。石匠热爱自己事业，他们从心底仰慕大师，全身心地揣摩那一笔笔的神韵之处，将爱凝于锤头刀尖，精雕细作，形神兼备，得以让人们欣赏临摹，拓印扩散，传承千秋。石匠有精湛的技艺。他们运用自己手中的锤头、锯子如同书法家执笔运笔一般，在先贤与后代之间架设桥梁，引导人们走进久远厚重的历史，去感受艺术，从而理解和传承文化。其技艺之高，惊为天。石匠有甘做无名英雄的境界。书法大家的名字如雷贯耳，普通石匠的名字从未见过。石匠们明明知道所刻碑石之上，并不留下自己的名字，却没有弃锤抛锯而去。一个民族，因独有文化代代传承而区别于其它民族。石匠们凿石传世，就是传承文化的睡醒。

记忆是潍坊

编者按 刘乐一教授始终把他成长、生活、治学、为教、创作的漫漫人生旅途，与故乡的懒边园紧紧链接，构筑起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挥之不去的情感原点。置身于清代的昌乐县懒边园及百年老宅如今已渐成考古探今，著书立言、同仁雅集的人文景观。汉字“懒边”，一笔一画，都连着作者的血肉和情感；故园“懒边”，一砖一瓦都连着乡梓的文脉与尘烟；村庄“懒边”，一草一木都连着古营风物，连着潍坊大地的山水绵延。

家在懒边谓古营，沧桑故里绽梅红。几番摧折雨风过，花色依然岁岁同。

二〇二三年除夕，我偕妻儿回到故园。阔别时间太久，大年夜的懒边宅里，影壁下的老梅红苞待放，它像忠诚的守护神，看守着这座百年老宅院。它正悄悄望着：满壁上的红楹联，厅堂上的红灯笼，门框上的红门笺。那升空的红烟火，映红了镌刻在门匾上的大字：懒边园。

懒边园不仅意味着乡情与思念，还有儿时的足迹和欢乐，她的历史更让我浮想联翩。懒边园北墙外有个塘湾，记得它的形状像个葫芦，一棵粗大的柳树斜躺在水面。小伙子骑在树梢上钓鱼，姑娘在树干上涮洗衣衫。夕阳下它好似一面镜子，掩映着彩霞，回荡起微澜。

塘湾的南岸，有几棵大槐树遮蔽着一面墙基，夯实的土墙围起三亩林地，这就是后来闻名乡里的懒边园子。由老外公道光十年购置，这在当年的地契里记载详细。

塘湾的上游，源接西河这条由南向北的水溪。绕过我家林园的墙篱，如同天然的护院之河，潺潺流转半里，缓缓流入湾池，形如半个马蹄。

懒边园子东侧，是我家的宅房。这三进门的四合院落，建有上世纪初建成的阁楼厅堂。母亲说我出生在酉酉，农历丙申年腊月十八日辰时，刚出的太阳光耀楼窗，随着母亲临产的呻吟，家里的黄狗爬到房顶上，迎着太阳叫了几声，外公要把它赶下来，外婆说天狗护月亮，家狗叫太阳，是吉兆，吉兆，我的小小甥将来会逢难呈祥。

懒边园，记载着我儿时的留恋。园内有几棵粗大的柿树，簇拥着一棵叶茂枝展的茶树。这是园里唯一的一棵茶树，却渗透着老外公的期盼。他利用累年生长的枝干，精心修盘成一个树筒，每逢读书都抱我坐在上面。终生忘不了这棵茶树，老外公苦心七年的艺术之编，我坐上去自得其乐，仰望着门楼上的飞鸽，悠然朗朗读诗篇。

记得我七岁那年阳春，茶树旁的桃花苞红吐新，我爬到茶椅上看小人书叫《岳云》。他锤杀金弹子的故事，是那样动魄惊心，读到胜处竟挥枝将桃花打尽。随着被双枪陆文龙的故事吸引，不知不觉中憋尿失禁，中午六姨喊我吃饭，提着尿湿的裤子羞见家人。这次被老母亲重重责打，罚我背诵十篇课文，训示做事有度要懂得节制。那情景历历在目，娘的母爱不纵更是铭记在心。

懒边园子的东北角，是我家盖的碾坊。沿街开了个小门，平日里自家私用，每逢五排十开放。村邻们可以来这里碾米磨粮，夏日里都喜欢聚在坊外乘凉。这年我六岁，老外公决定开设幼儿学堂，要亲授族门子弟蒙学，地点选在这三间碾坊。开课定在晨前卯时，此时的天还没有亮，那偌大的碾盘就是课桌，学童自带小灯围聚碾旁。

月牙西下我被叫醒，老外公手执灯笼领我进碾堂。待其他学仔鱼贯而入，诵读床前明月，仿写周吴郑王。《三字经》总是难懂，苟不教不知此苟为草旁，只想家里的黄狗吠叫汪汪。

碾坊里的照明最为心伤，当时用煤油极其匮乏，村邻将蓖麻籽剥皮，一粒粒白籽被串成火棒，尽管燃时极短倒也明亮。啪啪的焰火催人速读，短暂的灯火逼迫着一目十行。感谢这串串蓖麻之光，久而久之的碾盘苦读，学仔们彼此练就了过目不忘。为此孩童唱起了歌谣：“一串蓖麻照磨坊，六个学仔齐声唱，日月水火天不亮，起早爬黑盼太阳。”谨肃的老外公笑了，这帮仔儿们有希望。

懒边园子的南墙根，生长着从外地移植的洋姜，这洋姜却让全家躲过一场饥荒。自我记事起，故乡的生活疾苦，村里逢灾时常有人饥饿病亡。有的邻居去闯了关东，撇家舍业流落他乡。我家多亏了园里的这些洋姜，因为它生可煮熟充饥，晒干可作过冬的储粮。盼来清明过后谷雨前，园里便可采撷鲜嫩的榆钱，还有紫色的桑葚、芜菁的蔓，用它掺上面粉蒸菜团。

夏日雨雾刚过，园里的树墩头周边，会寻找到蘑菇一片。记得外婆用藕叶包上蘑菇，撒上火炒过的芝麻和椒盐，在火灶中烤熟，这是我吃过最喜欢的香菇饭。

懒边园不是富家花园，它朴实无华村俗自然。既无楼台亭榭，又无奇石雅观。植有柿枣桑榆，栽有棠红杏甜。北有松头拨云，南有楸林参天。园子东侧有两块竖石，石上凿有孔眼，外公说是拴马用的，我常骑在石上跃马扬鞭。

拴拴马石往北十步，有棵百年枸杞，粗壮的躯体，簇拥着稠密的旁枝。春天黄黄的花朵，秋天红红的果实。在它的东西两侧，分别是两口水井，西井水甜东井水涩。甜水我家饮用，涩水用作浇地。

懒边园子趣味难忘，捕来蜻蜓拴在尾上，手执细线送它飞翔。捕几只蝴蝶制作标本，捉来蟋蟀斗斗螳螂。难忘的是逮来两只牵牛郎，把它缚在细棒两头，再将孔眼钻中央，平衡地插在铁丝上。牵牛郎一前一后叫着转动，最爱看它那抖动的小翅膀。懒边园啊，我可爱的故乡，沧桑岁月宛如梦，追梦唯有少年长！

懒边老宅醒了，闻着新年烟火余香，听着迎春爆竹的续响。大年初一，我在院里折了一枝红梅，插在了为祈祷平安，按家俗摆供的香案上。我妻儿也是第一次来故宅过年，唤我出门去拜见邻里宗长。懒边的天刚刚蒙蒙亮，我走过二门步入胡同，感悟与苦读碾坊的路程一样。抬望眼晨光，竟不知何处觅碾坊。懒边园之何在？懒边园子何在？五十年变故如燃一支香。我挽着妻子转回了身，哽咽无语空惆怅，迎着宅门上的红灯笼，泪眼凝注在楹联上，这是老外公遗嘱的宅门联句：忠厚传家远，诗书继世长。

懒边园记

◎刘乐一



作者简介

刘乐一，潍坊昌乐人，山东大学知名教授，山东大学校徽设计者，是一位集中国古文字学、易学、古诗词研究及创作、金石书画篆刻研究及创作于一身的资深文化学者。曾因破译百年难解的贵州“红崖天书”和《周易》中的八个卦符而引领学术界。主要著作有《一乐斋印存》《懒边园诗集》《中华绘画史鉴》《卦符破译：汉字探源在易学研究中的应用》《寻踪建文帝》《“红崖天书”考释》《祭读〈晋书·羊祜传〉》《狼水》等。

乡村冬至

◎崔炳信

冬至，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二十二个节气，乡间有俗语：冬至大如年，冬至也是冬季里最有仪式感的节日。相传，东汉医圣张仲景在长沙做官时，有一次恰逢大雪纷飞的冬天，寒风刺骨，许多人的耳朵都被冻住了。张仲景很着急，便让弟子搭起医棚，把羊肉、辣椒和驱寒的药材放进大锅里同煮，捞出后用面皮包成耳朵的形状，再次煮熟，就做成了一种“驱寒娇耳汤”。老百姓吃到后，顿感浑身暖洋洋的，冻伤的耳朵很快就痊愈了。人们为了纪念张仲景，便逐渐形成了冬至吃饺子的习俗。

乡村冬至有种醇厚的味道。上世纪70年代的农村，孩子们整日疯玩嬉闹，无忧无虑。那年月能够对他们构成诱惑的，只有走街串巷的货郎，盛夏时节卖冰棍儿的大叔，再就是中秋节和过年了。至于二十四节气，孩子们无暇关注。但在某一个雪花纷飞的日子，母亲无意间的一句“夏天吃凉面冬至吃饺子”还是被我听到了，于是扳着手指翘盼冬至的到来。

冬至这天，当推着独轮车下乡卖瓷盆的父亲和我出现在家门口时，母亲连忙迎上前，她握紧我的手：“冻坏了吧？快进屋，咱们下饺子去。”我迫不及待地跑进屋，只见几个大盖盆上，饺子们挺着将军肚，排成圆形的队列，正笑嘻嘻地欢迎小主人的到来。一会儿，热腾腾的饺子上桌了，抓一个放入嘴里，咦，好香！细嚼慢品中，又似乎发觉跟往日猪肉白菜馅有所不同，多了些柔嫩鲜美，香气也更加浓郁了。那一刻，一种从未品尝过的丰腴肥美的味道，就像一次惊艳的花开一般，瞬间让人折服。那种奇妙的味道，会让你觉得温暖踏实，觉得再贫瘠的日子都会丰盛、芬芳起来。看着我大快朵颐，母亲揪揪我的耳朵：“多吃几个饺子，再帮你爹下乡卖瓷盆的时候，就不会冻掉耳朵了。”

就这样，冬至这一天，吃着母亲的饺子，我一天天长大了。而母亲满头乌黑的青丝，却变成了银发。都说冬至这天，家里一定要饺子飘香，那一盘盘可口的饺子，似乎是专门为迎接冬至而来的，平平淡淡中透着美满和幸福，足以温暖整个冬天。

乡村冬至又是孩子们的狂欢。当整个大地被冰封雪裹，冬天的街道却是热闹的。吃过冬至饺子后，孩子们涌上街头，踢毽子、跳房子是女孩子们的最爱，而男孩子最喜欢的游戏，当属抽陀螺了。街头巷尾，到处是挥舞着鞭子抽陀螺的伙伴们，鞭子抽得满天响，五彩陀螺精神抖擞，飞快地旋转着，加油声，喝彩声，一会儿工夫，孩子们的上衣扣子都解开了，一个个大汗淋漓，那叫一个爽！在这个苍茫冬天里的冬至，一旦被童心所点燃，染上动人的色彩，暗淡的生活也会迸发出蓬勃的力量。

时光如白驹过隙，我们渐渐长大，如今乡村人的生活也愈发多姿多彩，但冬至的风俗却越来越淡了。当我们吃遍了山珍海味，当我们试着去重拾一个节日的文化传承，突然间，我愈加怀念那一盘盘丰盈了冬至的亲情饺子了。原来，冬至的文化色彩和情感寄托早已潜伏在乡间……

雪落家乡

◎朱林明

最静谧和令人陶醉的是家乡的夜。夜半时分，似醒非醒，似梦非梦，好像有些窸窣窸窣的声音。应该下雪了吧。老家屋顶睡老铺，那雪蹑手蹑脚地，到山顶，到山腰，到山脚，到小院。发现没人察觉，连那警惕着的狗都没眨眼。雪放心了，呼呼引伴，大步流星，借着丝丝微风，从四面八方涌出来，降下来，停下来。要给大山的人和家畜家禽一个放松身心的机会。

春耕、夏忙、秋收的农人们，是不会在冬藏的时节真正藏得住，闲得下的。桃树、板栗树、苹果树要修剪枝条，庄稼汉舞弄起果树来竟都是好手，他们用自己的腰酸背痛换回果树明年的腰身舒展。男人们还要给果树喂肥料，或用农用车拉，或用担子挑，将肥料运到果树底下，躬身弯腰，甚至跪在地上，碾头舞动起来，铁锨铲土培土，一口吐沫吐在手心，两手一搓，手就和碾把、锨把结合得更加紧密。别说一天，

就一上午，便口干舌燥，浑身酸痛。男人干的每一样农活，大多数女人同样要做，能做、必须做，还要帮男人出谋划策，加油鼓劲儿。地里忙活完了，一个菜上桌，白菜炖粉皮，容不得片刻休息。羊咩咩，牛哞哞，鸡咕咕，狗汪汪……这时候，男人们大多会帮女人一把，用各种各样的食物堵住那支“合唱队”的嘴巴。俩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忙活到大半夜，人还没吃饭呢！贤惠的女人撑着身子来到灶上，“叮叮当当”，一个菜上桌，白菜炖粉皮、萝卜丝炒辣椒，“土豆三品”（土豆丝、土豆片、土豆块），翻炒覆盖去就是这些，整个冬天就这样熬过去。若是加上些过年备好的猪肉，便是改善生活。就是这样自家地里长出的蔬菜，为农人们提供源源不断的劳动力量。

男人把家畜家禽赶进圈，赶进窝，女人把锅碗筷刷干净，不等躺下，睡意深深袭来。男人的鼾声，女人的鼾声，动物的鼾声和反鸟声，交织回荡在小院里，屋子里。一天结束，明天照常开始。可，雪来了，一切都不同了。推开屋门，呵，几指深的雪洁白无暇，上面没有任何痕迹，让人不忍心踏上去。“下雪了！”如果家人没有睡醒，这早起的人就在心里默默地喊，默默地计划。先扫雪，大笤帚动起来，“哗——哗——”，扫过自己小院，扫过进家小路，直到和别人家扫的结合起来，没人计较谁干得多谁干少，都愿意多扫点。反正不用去地里干活了，就把家里里外外地打扫一遍吧，也好迎接新年。秋收的玉米，趁着此时一个一个地手工脱粒……

很多时候，雪早来了，孩子却还要翻山越岭去上学。大人就拿着扫帚，扛着铁锨，在前面扫啊，铲啊，把雪清理干净，为孩子清出路来。孩子走多远，路就跟多远。远远望去，漫山遍野雪白一片，只有这条清理出来的羊肠小道露出原本的黄，那是底色，是人的本色，走得再远，都是这个色。大人、孩子渐渐成了小点，慢慢地挪到山顶，挪下山去。返回来的路上，大人们谈收成，谈孩子的学习成绩，谈孩子的未来，他们仿佛看到了一幅美好的画卷：孩子有出息，大人有希望，家庭有奔头。

天亮了，我推开门，真的下雪了。看着父亲扫雪回来的身影，我觉得这雪太薄，像要马上化掉。